

## 乡村之夜

■ 梁艳 广西

每遇小长假,时有说走就走的冲动,却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琐碎阻碍着前行的脚步。于是就给自己一个近行之旅:回娘家。

想法既成,说走就走。简单打包,迎着即将落幕的晚霞,一个人开着车,沿着家的方向,一路行驶。

和想象中的画面一样,母亲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门口,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洒在天边一角。母亲见我背包而来,难掩心中喜悦,嘴里唠叨着回家为何不趁早?我忙说今晚在家住一夜,不回城了。母亲赶紧张罗着让我吃饭,饭菜未凉,犹如母亲对子女的一颗温热之心。

久不回母亲家过夜,感觉仿佛又回到了旧时往昔,当年时光正好,我读书,父亲健在,母亲身体尚好,兄妹三人进进出出,日子虽然很清贫,却依然苦中有甜。父亲常常坐在夕阳沉下的瓦屋门口,“啧啧呀呀”地拉起他心爱的二胡曲,母亲常常蹲在门前的菜地里除草松泥,我们兄妹三人呢,各自找着玩伴,踢毽子、耍石子、丢沙包……美好的画面一幅幅在眼中浮现,那般清晰可见,如此令人感慨!

夜幕渐浓,家里的灯光在灰蒙蒙地闪烁。母亲是个节俭之人,电表的瓦数不需要太亮,能照见路即可。母亲总认为能省就省,省得下来的,还能给孙儿买几件像样的东西。晚间的电视节目,全是母亲的追剧。也难怪,母亲一个人守着偌大的楼房,除了电视剧的陪伴,还能有谁在旁边陪着她唠嗑一句半语呢?

窗外没有路灯,家家户户房门紧闭,仿佛除了偶尔掠过的微风,再也听不到任何一丝声音的回响。夏夜寂静,蝉虫似乎也寻欢作乐去了,少了一弯悬空的明月,乡村的

夜益发显得黯淡失彩,就像小时候点着一盏煤油灯走夜路一样,时不时一两声猴急的狗吠,仿佛在预告着村庄之夜,有人在黑暗中执灯而行。夜渐变浓,无星无月。如此灰暗之夜,多年前的家人又是怎样度过?时光匆匆,转眼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高楼林立的大院如雨后春笋,弯弯曲曲的村庄小路成了一代人远去的记忆,此情此景,仿佛自己站在人头攒动的舞台前,踮着脚尖,随着人潮,张眼远眺舞台的影幕,光阴流转,时光倒带,一种穿越春秋隧道的剧情在静谧的乡村之夜上演……长夜漫漫,记忆如风,一瓣瓣花香落在岁月的长廊,一片片枯黄在眼前翻飞。香魂飘,黄叶落。夜的静,夜的寂,夜之舞,夜之叹!

凌晨三点,披衣起夜,乡村的夜,夜阑悄悄,云端寂寂,安静如画!多年前的自己是父母宠爱的孩子,哪管窗外夜色的明暗?多年后的自己成了宠爱孩子的母亲,远离自己的父母,背起了属于自己家庭的行囊。如今世界已远,物换星移,再次踏进家的大门,再次感受家的夜色,已是一曲童年歌谣的换片。

母亲睡得很沉,就像窗外慢慢变沉的夜色。

破晓时分,鸡啼高亢,声声入耳。这种远去的感觉此时此刻又仿佛穿越在某个亲切熟悉的场景,让人恍惚有种重走一回时光隧道的错觉。陪伴母亲的夜很安静,就像小时候的村庄,天上一轮皎洁的月亮,土墙瓦屋,弯弯的乡村小路,宁静而安谧。

多么希望光阴走得慢些,再慢些,愿母亲平安健康,愿自己的陪伴多些,再多些!愿时光静好,如昔如常。

## 人生很长 幸福很短

■ 关峰 太和

人这一辈子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短的往往是旅行,长的往往是人生。人这一辈子,仿佛一个夜晚,有的人孤枕难眠,有的人落枕便鼾声如雷,天亮了,一夜就结束了。无论睡好或睡不好,只有自己去品味。人生如戏,全凭自己的演技,演好了,你是成功者;演砸了,你是失败者。人生再长也会有个起点,人生再短也会有个过程。幸福也是如此,幸福从心开始,心有多宽,幸福就有多长。其实,幸福就在你懂得放手的那一刻。正所谓:人生很长,幸福很短。

人生很长,走着走着,就觉得短了。假如你活到100岁,也不过三万六千多天,风也罢,雨也罢,都得一步步数着往前跑。过好每一天很重要,忙忙碌碌是一天,浑浑噩噩也是一天。你想过没有?你这一辈子犹如挤公交车,有的时候一上车就有座位,有的时候你要站到终点。朋友,别在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忘了,到临闭眼的时候才幡然醒悟。人生其实也很短,做好人生中的主角,不能甘心情愿去充当配角。人生对于失败者来说,是悠悠漫长的;对于幸福者来说,是短暂而已。珍惜岁月,无论人生长短,都要活出自己,活出生命。

幸福很短,幸福就是享用生命的馈赠,品尝生命的真实。有人说左手的幸福就是被右手牵着,其实幸福就是有人陪着,有人懂你,做着自己开心的事。不知自己注意到没有,当你的嘴角微微上扬的时候,那微微上扬的弧度已经触及到幸福。这是你想要的幸福,幸福的瞬间不会很长,而是短暂的。有位文友把幸福的人生列出需要的三种姿态:其一,对过去,要淡;其二,对现在,要惜;其三,对未来,要信。人生的一点一滴,皆关乎爱,皆关乎幸福。幸福的形状没有人研究过,有人说就在无名指的那个地方。我曾在无名指的那个地方寻找过,那里有温暖的阳光,那里有幸福的格调。

张爱玲曾说过:“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,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。”这句名言让我们懂得了人生与幸福是有区别的。幸福要懂得分享,才能加倍的幸福。你往往总是去珍惜没有得到的东西,却遗忘自己曾经拥有的东西。不要刻意去等待机会,而要自己去创造机会。不管人生的幸福,还是幸福的人生,每天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。

孙老夫子说过“人生苦短”,这句名言犹如一粒种子,种在心里,启迪一生。人生很长,转身就是一辈子;人生很短,有人陪伴就好。生活的幸福来得快,去得也快,不要被纷繁的名利束缚着,不能甘于平庸、安于现状。人这一辈子要学会把握和珍惜,瞬间的幸福,也是一辈子的回忆。人生这一辈子,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活着,虽不能轰轰烈烈,但也不能浑浑噩噩,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,更给嘲笑你的人看。走过人生的风雨,幸福在灯火阑珊处等你。

## 人间烟火气

■ 刘恒 合肥

楼上的住户在家里开棋牌室有两个月了。开始几天没觉察到什么声响,自从那晚楼上女主人登门,热情地送上一箱饮料后,每晚她家产生的动静就很符合牌场的节奏了。

邻里之间楼上楼下住着,都有见面之情。两口子无业,没田没地的,养活三个孩子,着实不容易。原来在马路对面开修车铺,现在自行车少了,生意折了一半,去年在店里摆牌桌,招揽一些老头老太太斗牌,也挣不了几个钱。那晚,大姐硬是把一箱饮料从门缝塞进来,然后拉着我的门把手,不给我回绝的机会,面带歉意地说些影响你们休息之类的话,我才知道她把生意扩大了。我很过意不去,一个劲说没关系。我想了一晚,要不要把那箱饮料送回去,想想还是算了,如果不接受这份心意,住在楼下的我很可能被揣度成不赞成他们的做法,我怕他们两口子会不安。

开始几天确实没听到什么声响,慢慢地,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走到每间屋里,头顶都有洗牌声。每晚六点左右,就有轻重不一的脚步声上楼,我在楼梯口碰上的,总都是不同的面孔。然后就是突然袭击的敲门声,敲得你心脏都能跳出来,新麻友赶赴牌桌急切顺着楼道拍门,最初被吓的那一瞬间,我会颤抖着声音问,谁啊?没有回音,猫眼里看见来人嘟囔着,转身上楼了。几次以后,我就不问了。捋捋胸口,顺顺气。

前阵子,母亲带着小侄子来,过了两夜就回去了,说太吵睡不着。我说天天这样真烦心,也不好说。母亲笑着说:远亲不如近邻,莫讲了。拎着东西上门表示心意,

就是敬重你,她就是不来,人家在自己家里打麻将,你也没办法。我说,也是,都不容易,习惯就好了。

我下班迟,几乎每晚都会在楼下与他们两口子打照面,他们见到我,总是有点

难为情的样子,我通常是不等他们开口就迎上去,问候一句,吃了吗?他们马上很客气地回应我,下班啦!他们在楼下,迎接主顾牌友或者主顾转介过来的新牌友。

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,时间长了,似乎就都习惯了。我回想过对麻将声整个的接受过程。从心烦意乱到很多时候已觉察不到,只两个月的时间。我安静的空间与热闹的江湖仅仅一层楼板的距离。我曾经与之抗衡,他们厮杀我弹琴,弹《笑傲江湖》,把自己弹得开怀大笑,或者我把家里的东西都翻斤翻斥,渐渐地我可以在做事的时候自然屏蔽那些嘈杂,直到能读完一本杂志也不闻声响。偶尔,很深很静的夜,一个麻将如一颗花滚落,才能触及我的神经。

一直晚睡,中年以后睡眠更加不好,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做一些诸如伏案疾书般意义深远的事,而是把晚睡这件事注入了仪式感,为此很苦恼,也为自己的不自律而心生自责,但深夜的搓麻声竟然无端安慰了我,比起通宵达旦熬夜的麻友们,深到最底层的夜里,我至少是早于他们安放身心的。

我们这个小区,住的大多是还原安置户,老邻居多。经常能听到女人们拌嘴,也时常能看到男人们串门喝酒。女人们上午拌过嘴,下午就能替对方接孩子放学。常言道,远亲不如近邻,大家都深谙这个道理。别看平日里磕磕绊绊,谁家真有点事,都会伸手帮上一把。我想,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吧!记得搬到这里不久的一天晚上,钥匙挂在门上忘记拔,半夜时分,楼上摆摊回来的大姐拍门告知,令我感念至今。我想以后我仍然会在每天与大姐的照面中都投以微笑,我们都是烟火气里一边呼吸一边呐喊的人啊!生活的真相,就是面对生活,没有人是容易的,无论是为了几两碎银还是与命运不甘心的博弈。